

適安堂記

趙秉文

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。榜之曰適安。客過而問其所以名堂之意。曰：子將無適而不安乎？抑適意而安之乎？子山曰：今夫水適則流，火適則燥，魚鳥之適則翔，冰草木之適則條達，腰適則忘帶，足適則忘履。今吾名不隸于仕版，身不涉于行伍，足不跡于是非之場，口不涉于是非之境，未酉而寢，過卯而起，每與極意會，則登臨山水，嘯詠風月，翫泉石，悅松竹，手執周易一卷，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，以適吾性而已。吾安焉？子其為何如？客曰：先生之為適則一，其所以為適則異。子以嵇康之適于鍛，阮籍之適于酒，與夫聖賢之適于道，有以異乎？苟以適性為事，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，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，其于適性一也。而靜躁殊途，善惡異趣。此向郭之失，晉宋之流，所以蕩而忘返者也。且夫禮以檢情，樂以導和，仁之勝不仁，義之勝不義，皆非以適性為事。苟以採山釣水為適，則忘其君，聲色嗜欲為適，則忘其親，忘親則不仁，忘君則不義，不仁不義，子安之乎？而且奚適哉？子山曰：請無以形適，而以心適，其可乎？客曰：心

迹一也。自心迹之判，于是有清狂，有白癡，皆名教之罪人，而非君子之正也。記曰：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，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，素患難，行乎患難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古之君子，不以外傷內，視貧富貴賤，死生禍福，皆外物也。隨所遇而安之，無私焉。譬之水升之則為雨，露霜雪下之則為江河井泉，激之則為波瀾，澗之則為淵，千變萬化，因物以賦形，及其至也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，故君子取平焉。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？子山曰：是吾心也。請歸而刊之石，客為誰，潯陽趙某也。

手植檜刻像記

趙秉文

天地否而復，泰日月晦而復明，聖人之道，厄而復亨。六籍厄于秦，至漢而復興，王道厄于晉宋，齊梁陳隋之間，至唐而復興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貞祐初，兵革擾，曲阜焚孔庭，檜聖道之廢，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。新宮火三日，哭重先祖之居也。況聖師之手植乎？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，李侯刻而像之，知尊事矣。若夫茂其德，封而植之，是聖道常在也。豈特一木哉？三年六月晦，門弟子趙秉

文記

游龍山記

麻革

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。嘗侍先人西觀太華，迤邐東游，洛因避地家焉。如女几，烏權白馬，諸峯固已厭登飽。經窮極幽深矣。革代以來，自雁門踰代嶺之北，風壤陡異，多山而阻，色往往如死灰。凡草木亦無粹容，嘗切慨歎南北之分，何限此一嶺地脈，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。越既留滯居延，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，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。渾源實居代北，余始而疑之，雖然，吾友著書立言，斷信於天下後世者，必非誇言之也。獨恨未嘗一遊焉。今年夏，因赴武川，歸道渾水，修謁於玉峯先生魏公，公野服蕭然，見余於前軒，語未周，泱驟及是邦，諸山若南山，若柏山，業已游矣。惟龍山為絕勝，姑缺茲以須，諸文士同之子，幸來殊可喜，乃選日為具，拉諸賓友，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，抵山下，山無麓，乍入谷，未有奇，沿溪曲折行數里，草木漸秀潤，山竦出，嶄然露芒角，水聲鏘然，鳴兩峯間，心始異之。又盤山行十許里，四山忽合，若拱而提環，而衛者，嘉木奇卉，被之，葱蒨醜

郁風自木杪起，紛披震蕩，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，使人神駭目眩。又行數里，得泉之泓澄，淳渚者焉。泐出石罅，激而為迅流者焉。陰木蔭其巔，幽草綠其趾，賓欲休，咸曰：莫此地為宜。即下馬，披草踞石，列坐，諸生淪觴以進，酒數行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：此可識。因命余，余乃援筆書。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。又行十許里，大抵一峯一盤，一溪一曲，山勢益奇峭，樹林亦多杉檜，栝柏而無他凡木也。溪花種種，金間玉錯，芬香入鼻，幽遠可愛。木蘿松鬣，貫人衣袖，又縈紆行數里，得岡之高，遠涉而上，馬力殆不能勝。行茂林下，有五里兩嶺，若歧，中得浮屠氏之居，曰大雲寺，有僧數輩來迎，延入館於寺之東。軒林鬱樹石，櫛比楯立，皆在几席之下。憩過午，謁主僧英公，相與步西嶺，過文殊巖，巖前長杉數本，挺立有磴，懸焉，下瞰無底之壑，危峯怪石，巖旣巧，闕試一臨之，毛骨森豎，南望五臺諸峯，若相聯絡，無間斷。西北而望，峯豁而川明，村墟井邑，隱約微芒，如奕局然。徜徉者久之，餐緣入西方丈，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，及京叔諸人留題，迴乃徑北嶺，登蒼草坡，蓋龍山絕頂也。嶺勢峻